

1948年底，蒋介石众叛亲离，走投无路。奸诈的蒋介石以退为进，与此同时，与其勾心斗角的李宗仁亦想取而代之，以挽救危局，于是台前幕后，演出了一场“逼宫”好戏……

# 李宗仁“逼宫”

## (一)

1948年12月1日，蒋介石怀着怆然的心情送走了夫人宋美龄，尚未从和宋美龄依依惜别的情感中解脱出来，他又接二连三地收到了杜聿明自徐州仓皇撤退的战报，恰好在杜聿明所部三个兵团西撤徐州，陷入华东野战军重围的12月3日，出访美国的宋美龄自大洋彼岸打来了长途电话，报告她在美国莱尔脱德医院拜会了病中的国务卿马歇尔，向马歇尔提出了一整套关于要求美国援助蒋介石的计划。就在这时，南京上层军政各界人士都在风传：面对风雨飘摇的南京国民政府，唯有请蒋介石下野，政由李宗仁接任主持，军由何应钦负责，这样才能做到和有主和的谈判主帅，战有能和美国默契配合的战将。这对蒋介石的震撼，无疑要超过即将惨败的“徐蚌会战”危局。

蒋介石是依靠军队起家的。几十年来，他无论处于何等不利的地位，都紧紧抓住军队不放，并依靠手中的军权置各种类型的政敌于绝境，然后再迫使政敌拱手称臣，或俯首请他出山。时下的美国佬不念旧情，不但逼迫自

己交出总统的桂冠，而且还要把自己手中的帅印让给何应钦。这样一来，蒋介石就真的“下野”了。蒋氏决不会屈服于司徒雷登的压力，违愿地同意这一方案。

蒋介石为了挫败司徒雷登导演的李宗仁、白崇禧、何应钦的逼宫夺权，他必须尽快地组建一个听从他指挥的内阁。而新内阁的第一人选就是行政院长。他左右筛选，终于选定了孙科。

他认为孙科不仅会欣然同意出面组阁，而且还会自觉地协助他遏制李宗仁逼宫上台。

蒋介石的预料是正确的。孙科同意组阁，并表示要组织“巨头内阁”，坚决邀请张群、吴铁城、翁文灏、陈立夫、邵力子、张治中等大员入阁。这正中蒋介石的下怀，因为这“巨头内阁”不仅能够体现举党一致的政治色彩，而且还能粉碎李宗仁、何应钦分掌军政大权的阴谋。蒋介石在筹组孙科内阁的同时，他一直在研究应付李宗仁的对策。诚如沈醉所说，在这些天中，前几次欲动杀念，终因国内外形势所不允而作罢。他感到惊异的是，李宗仁虽偶与司徒雷登等人有过少数接触之外，他几乎不和任何人往来。

就说他那位竞选参谋团主任黄绍竑吧，也从不到南京来，在上海天天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。近来，中外都在吁请蒋介石下野，李宗仁上台，可这位做梦都想当总统的李宗仁依然是寓居傅厚岗官邸，过着悠哉悠哉的“寓公”生活，这就更使生性多疑的蒋介石大惑不解了！蒋氏为了驱散罩在李宗仁头上的神秘迷团，彻底亮出李宗仁取自己而代之的真心，遂采用火力侦察的办法，突然决定于12月4日约见李宗仁。

李宗仁自打参加竞选副总统那一天起，他就存有取蒋而代之的想法。而且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，以及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的局势，他这种取蒋而代之的想法又逐渐化为实际的行动。或许是他太了解蒋介石为人的缘故，他认为自己与其亮出旗帜大张旗鼓地逼蒋下野，还不如默不作声地观变坐等。当然，他认为最好的结局是：蒋介石感到自己实在混不下去了，亲自出面请他上台。因此，他就像当年屈居曹阿瞞之下的刘玄德，故意作出一种没有野心的样子，过着表面看来与世无争的平和的生活。今天，蒋介石突然传下话

□王朝柱

# 始末

来：召见。

蒋介石依然摆出党的总裁、三军统帅、国家总统的架子，故作礼贤下士的样子请李宗仁落座，在谈了一番形势之后，遂又把话题一转说道：

“我已经成了中共的眼中钉，美国的肉中刺，各界所谓民主战士不受欢迎的总统了。俗话说得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我不想恋栈，想及时引退。下面的文章该如何作呢？我想也只有你能顶起这局面，同中共讲和。”

李宗仁虽然估计到，蒋介石会亲自出面请他上台，但决不是今天。因为蒋介石的老本尚未输光，而且对美国政府的援助也还未完全绝望，就说全国吁和罢战的呼声，也不足以使蒋下台。因此，他认定蒋今天的举动是别有用心。他听了蒋氏请他“顶起这局面，同中共讲和”这句话后，作出诚惶诚恐的样子说道：

“这局面你都干不了了，我如何顶得起！”

蒋介石无论怎样一再作出恳切的姿态，劝其接受，李宗仁都故作姿态竭力推辞。

蒋介石的火力侦察失败了。李氏回到傅厚岗官邸，又认真地

分析了蒋氏此举的真实用心——在测试李宗仁政治动向的同时，也暴露了蒋氏一直想下野的事情。

蒋介石送走李宗仁以后，他再次想到了自己所处的困境，“徐蚌会战”、“华北会战”彻底失败之后，他很可能在外有美国，内有中共及其解放军的双重压力之下，被党政军中的反对派轰下台。与其不久的明天出现那种悲惨的结局，还不如从现在起就主动下毛毛雨，做到进退有据。因而，他又动了请李宗仁出山的念头。他左思右想，为了达到施放风声的目的，又请来了他忠诚的谋士——同时又和桂系保持着不错关系的吴忠信，开诚布公地说道：

“我的总统是注定干不下去了，我想请你接替吴鼎昌出任总统府秘书长。”

“这……我哪是秘书长的材料啊！”吴忠信惶恐不安地说道，“总裁，你一向是知人善任的嘛，我……”

“非你干不行！”蒋介石打断吴忠信的话，又进一步说道，“观察内外情势，我干不下去了。我走后，势必由李德邻来过渡。你



的任务是拉德邻上轿，等到任务完成，去留由你决定。”

吴忠信获悉蒋介石要他组织一个为蒋、李都能接收的吴忠信内阁。所以欣然应允，并代蒋充任说客。

吴忠信再次代蒋游说，李宗仁就不能不严肃的考虑了。他思考良久，决定把蒋、吴的谈话当作一种信号，纳入到他逼蒋下台的全部战略中。接着，他又几经权衡利弊，遂于12月5日要通了武汉华中“剿总”司令部的电话，要时在武汉的程思远于六日速返南京。

程思远如时回到南京。首先，他向李宗仁报告：“不久以前，梅贻琦、晏阳初、卢作孚联袂从宁沪经汉口入川。根据他们反映，宁沪和谈空气高涨，盼武汉方面有所行动。白（崇禧）打算把西南各省民意机关首脑邀来汉口，共同发起一项呼吁和平的

运动，目的在迫蒋下台。白要我为此到湘桂粤一行。”接着，李宗仁向程思远讲了吴忠信夜访傅厚岗的全部内容。最后，李宗仁说道：

“从目前看，局势将变得很快，你留在南京等候发展。同时，代我和健生联系。”

就在蒋介石和李宗仁相互摸底期间，又发生了白崇禧有意设置障碍，拒绝蒋介石调宋希濂兵团经武汉东下，以解黄维兵团之围的争吵。

12月10日到了，蒋介石没有去黄浦路官邸处理黄维兵团求援、以及杜聿明所率三个兵团陷入重围的军情，独自一人留在那空空荡荡的卧室里，焦虑地等待宋美龄自美国打来的电话。宋美龄无限伤感地告诉他，杜鲁门总统认为：“现在局势恶化之程度，除实际调用军队外，任何大量之军事援助，均于事无补。”关于加派一个高级军官为顾问的请求，杜鲁门总统明确地答复说：“巴大维将军对现时情况甚为熟悉，彼之意见，可随时供给委员长。”这无疑给蒋介石泼了一盆凉水。

真是祸不单行！黄维兵团残部遵照蒋介石的指示突围，在廖运周师长率部起义后，数小时之内全军覆没，黄维等高级将领被俘。

蒋介石真的要下野了！他面对空空荡荡的卧室，内心这极其复杂的情感几乎失去了依托，也失去了平衡。这时，他是何等的希望宋美龄能守在自己身边，为之分忧解愁——或大吵大闹一通也好啊！可她此时此刻却在遥远的大洋彼岸，为了改变美国总统杜鲁门对华政策，继续在美国向各方人士游说。

正当蒋介石考虑再三，决定下野，并正式任命吴忠信为总统府秘书长之际，时在武汉的白崇

禧急于逼蒋下野，突然于12月24日发出“亥敬”电，请张治中、张群等转蒋，公然要求与共产党谈和。这不仅激怒了蒋介石，同时在国内也引起了轩然大波……

## (二)

白崇禧独居武汉，焦急地企盼着蒋介石快些下台！黄维兵团被歼之后，他曾收到程思远自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，告知张群、张治中、吴忠信来傅厚岗官邸看望李宗仁，就蒋介石下野问题进行初步协商，经过两次会谈，成立了下面非正式的协议：

(一) 蒋总统为便于政策的转变，主动下野；

(二) 李副总统依法代行总统职权，宣布和平主张；

(三) 和谈由行政院主持；

甲、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，其人选另外研究；

乙、运用外交，特别加强对美、英、苏的关系，以期有利于和平的实现；

丙、主动争取不满政府与主张和平的政治团体及民主人士，共同为致力和平而努力。

白崇禧太了解蒋介石的政治品格了，他认为蒋氏的代表所作出的任何承诺都是不算数的，只要蒋氏没有公然声明下野，他都可以推翻这类私人间的君子协定。因此，他请程思远转告李宗仁：切勿上当。另外，他认为第二条款：“蒋总统为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”，其概念含混不清，也容易为蒋介石他日秋后算帐钻空子。他为了避免沿途转换站窃听他们的谈话内容，灵机一动，突然由国语改为粤语，对程思远叮嘱：

“蒋下野必须辞职，由李德公正式就任总统，不能用代理名义。如果名不正，那就什么事都办不了。”

“请德公一定不要手软，对此

必须坚持到底，不能有所让步。”

白崇禧接完程思远的电话，大有跃跃欲试之感。他认为只要从外边再施加各方面的压力，蒋介石辞职下野就会在1948年岁末变为现实。恰好在这节骨眼儿上，他听说宋希濂自南京飞抵武汉，他沉吟有顷，遂又打起了这位蒋记“天子门生”的主意。

在白崇禧的心目中，黄埔系的娇子们决不会为其校长殉葬。就其求生的常理而言，他们会从黄百韬、黄维、杜聿明等师兄弟的下场中醒悟出这样一个道理：必须改弦易辙，变打为和，国民党才会有出路，每一个人才会有新的前途。他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，遂又异想天开地认为：如果以宋希濂为首的“天子门生”转战为和，这对蒋介石的打击将是最大的。因为此举宣告：蒋介石的子弟兵离心它去了！白崇禧不是当代的张子房，更不会吹箫放歌，他决定当面策反。

据宋希濂的回忆，大约是17日或18日的早晨8时左右，白崇禧把宋希濂带到自己的家里，引宋到他楼上的一间书房里，室内除一张办公桌，一把圈椅和三张沙发外，墙上还挂满许多军用地图。坐下后，他吩咐侍从人员下楼去，并不要让人进来，然后对宋希濂说了这段史有可记的话：

“现在的形势已经变得更坏，黄维兵团十多万人已全部歼灭。这样，共军的力量更增大了。杜聿明所率的两个兵团恐也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消灭。华北方面，天津已被共军占领，在北平附近的傅作义部已成瓮中之鳖，被消灭只是时间问题。可以说，已经没有什么兵力可以再进行决战了。唯一的办法，就是设法同中共恢复和谈，利用和谈以争取时间，在长江以南地区编练新军一二百万人。如能做到这一点，还可与共军分庭抗礼，平分秋

色。否则这个局面是很难维持下去的了。但要想同中共恢复和谈，必须请蒋先生暂避开一下，才有可能。现华中地区属于黄埔军系统的部队大部分都掌握在你手里，你如能和陈明仁、李默庵、霍揆彰等会商一番，然后由你领衔电蒋先生力陈不能再战的理由，请蒋先生暂时休息一下，我想他一定会很重视你们的意见的。”

白崇禧说罢认真地注视着宋希濂的变化，并问宋的意见怎样。这样，就把宋希濂逼到了一个很为难的境地。宋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表情，他这位本不会吸烟的人信手燃起一支烟，颇不在行地使劲地吸着。宋沉吟了一会儿，遂说了下面这段话：

“总司令对战局所作的分析和判断，我是完全同意的。同共产党进行三年战争的结果，我们是被打垮了，稍为有点头脑的人，都可以看得出我们是没有力量再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了。同中共恢复和谈，利用和谈以争取时间的办法，当然很好，我也很赞成。总司令嘱我联合陈明仁、李默庵、霍揆彰等劝蒋先生下野，本应遵办，但我考虑到：（一）我们和蒋先生有二十多年的师生关系，这样做，在道义上恐怕说不过去；（二）我们是他的部属，这样做，从军纪上来说，恐怕不大好；（三）陈明仁等是否同意这样做，还没有把握。”

白崇禧策反宋希濂失败之后，旋即又转为策动湖北省参议会、河南省参议会相继发出电文，促蒋下野。出白所料的是，蒋介石不仅没有反响，而且孙科于12月22日宣布他的新内阁组织完成。白再一看孙科新内阁的主要成员：政学系的吴铁城任行政院副院长、CC系的头子陈立夫以及朱家骅都当了政务委员，这表明它是一个“举党一致”的内

阁。换句话说：蒋介石虽然声言下野，可行政院依然是蒋家王朝的原班人马。就是李宗仁登上总统的宝座，也不过是徒有虚名的傀儡而已。加上他远在武汉，不知蒋介石已经让新上任的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转告李宗仁：蒋介石下野的日期预定为1949年元旦，同时由李接任。已经等得不耐烦的白崇禧几乎发怒了，就在吴忠信出任秘书长的同一天——12月24日由汉口发出了“亥敬”电：

……民心代表军心，民气犹如士气。默察近日民心离散，士气消沉，遂使军事失利，主力兵团损失殆尽。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，则无论如何牺牲，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。言念及此，忧心如焚！崇禧辱承知遇，垂二十余年，当兹危急存亡之秋，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。倘知而不言，或言而不尽，对国家为不忠，对民族为不孝。故敢不避斧钺，披肝沥胆，上达钧听，并贡当菟：（一）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、英、苏出而调处，共同斡旋和平。（二）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，恢复和平谈判。

（三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，听候和平谈判解决。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，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，争取时间。

李读罢电文连声说道：

“糟了，蒋介石可能误会我们逼他早日下台，从而老羞成怒，故意把事情拖下去。”

蒋介石看了白崇禧的“亥敬”电文之后，当即雷霆大发，并一口咬定李宗仁是这通“亥敬”电的后台，李等不及了，想抢班夺权。遂决定元旦下野向后推迟。

但是，国内外的舆论一致要求蒋介石下野，这又给蒋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压力。也就是白崇禧发出“亥敬”电的第二天——12月25日，蒋介石欲要闭门谢客，独自在家过圣诞节，并按照西方的传统，倾听上帝给他传报佳音的时候，中共权威人士向中外公布了头等战争罪犯名单，蒋介石名列榜首，李宗仁位居第二，白崇禧继陈诚之后名列第四。这就是说，中共一旦取得全国的胜利，就像是两天以前——12月23日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东条英机等七名战犯，并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绞刑一样，他将某人也要被中共送上断头台，其畏惧之心是可想而知了！

司徒雷登就像是有意和蒋介石过不去似的，在这种火口眼上又公然表示：解决中国问题，蒋介石下野为必要之举。

与此同时，蒋介石身边的几位相随有年的文臣武将张群、吴忠信、张治中等人“认为要在不论白的用意如何，但军事大败，外交失策，内部分裂，财政崩溃，蒋确非下野不可。”因此，他们主动上门和蒋谈“战”“和”。谈前景，“每天有谈一次或二、三次的”，希冀蒋介石不要因为白崇禧的“亥敬”电而负气，还是顺应潮流主动下野为好。蒋介石的气因而消了许多，遂又动念下野。

恰在这时，已近尾声的“徐蚌会战”前线迭连发来要求空中支援的电报。他呆痴地望着那张被解放军蚕食得越来越小的军事地图。

蒋介石召来了张群、吴忠信、张治中，共同磋商下野之事。他们四人密商的结果是：蒋总统因身体原因暂时离职，总统一职由副总统李宗仁暂代。

李宗仁召来了张群、吴忠信、张治中，共同磋商下野之事。他们四人密商的结果是：蒋总统因身体原因暂时离职，总统一职由副总统李宗仁暂代。

对此，李宗仁自然明了蒋介石及其谋臣们的用意：蒋既然因身体的原因可以暂时离职，也可以因身体的原因随时复职。结果是：他这个暂代总统形同蒋介石手中的玩偶，毫无独行其事的主动权。他自然不能接受。

正当蒋、桂双方为下野、上台进行讨价还价的艰难谈判的时候，远在武汉的白崇禧又等得不耐烦了，遂于12月30日，对蒋介石又发出“亥全”电，重申前电主张，电云：

当今局势，战既不易，和亦困难。顾念时间迫促，稍纵即逝，鄙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，转告友邦，公之国人，使外力支援和平，民众拥护和平。对方如果接受，借此摆困境，创造新机，诚一举而两利也。总之，无论和战，必须速谋决定，时不我与，恳请趁早莫断。

蒋介石在收到白崇禧“亥全”电的同时，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也发来“亥卅”电，表达同样主张。因此，蒋介石更怀疑白崇禧正在湘鄂豫三省开展一次迫蒋下台的运动。

蒋介石看了白崇禧的“亥全”电文以后，气得浑身发抖，连声说着“真是欺人太甚了！欺人太甚了……”蒋介石认为桂系正在上演的这场逼宫戏，李宗仁唱的是白脸，白崇禧唱的则是黑脸。加之时局发展到了这一地步，他认为自己再也不能一声不吭了，遂决定利用发表元旦文告之机，阐明自己的主张，并命“江西才子”陈方代笔。

陈方应命赶到。蒋介石向往常那样，首先讲述元旦文告的主要内容和要达到的两个重要目标：“一方面对共党举示政府对和谈之最低条件；他方面则预示大

纲俾于蒋总统退职后，副总统得据以与共党进行和谈，而不致有损其为民政府领袖与中华民国忠贞公民之责任”。旋即陈方返回自己的家中，把蒋介石的指示化做一篇官样文章，然后再送请蒋介石过目，有时蒋还要亲自动笔略作修改，这就是蒋介石——不！世上绝大多数所谓元首的文章。

陈方送来了元旦文告的草稿，请蒋介石审定打印，并提前交给各大新闻单位录用。

或许是这篇元旦文告实在是太重要了缘故，蒋介石看得十分认真，而且还逐段逐句的斟酌。

蒋介石看完有关和谈的段落之后，他又认真地研读有关他进退的内容。遂提笔在“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”一句的后面，增加了如下一段文字：

“中正毕生革命，早置生死于度外，只要和平果能实现，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，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。”

12月31日下午，“蒋介石府邸里火树银花，照耀夺目，四周墙壁还贴着圣诞节的七彩剪纸，显示着节日的气氛，但是在座的人们表情阴郁，好似大祸临头，忧心忡忡”。今晚到会的有副总统李宗仁，行政院长孙科，立法院院长童冠贤，监察院长于右仁，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以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张群、张治中、邵力子、陈立夫、谷正纲、谷正鼎、张道藩、范予遂、肖同兹等，共40多人。移时，蒋介石出来，招呼人们就座吃饭。饭后，蒋介石以低沉的语调说：

“现在的局面严重，党内有人主张和谈。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，不能不有所表示。现拟好一篇文告，准备在元旦发表。现在请岳军先生朗读一遍，征求大

家意见。”

张群照本宣科把全文念完以后，全场鸦雀无声，蒋介石侧目看了看李宗仁，问道：

“你对这篇文告有什么意见吗？”

李宗仁知道蒋是在试探其底数，他故做憨态的样子，说了下面这句话：

“我与总统并无不同的意见。”

CC骨干分子谷正纲、谷正鼎、张道藩先后发言。他们都极力反对发表这个文告，因为它表示蒋下野谋和，将对于士气人心发生重大影响。肖同兹、范予遂等则表示相反的见解。两派互不相让，争得面红耳赤。这时，阎锡山起而说道：

“俗话说：不到黄河心不死。现在大家都以为非总统下野没有和谈，非和谈不能救国。如不把和谈做给大家看一下，谁的心也不死。至于这句话，若是没有了，文告也就没意思了。”

阎锡山的这番话暂时把争论平息了。突然谷正纲号啕大哭，坚持删去“个人的进退出处，绝不萦怀，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”这段话，遂双方争论再起。蒋介石火冒三丈，破口大骂道：“我并不需要离开，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；我之愿下野，不是因为共党，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”。随即对张群说，有关他下野的一句话必须列入，言毕即愤然离开宴会厅。

### (三)

除夕夜是漫长的；对蒋介石而言，今年的除夕夜尤其显得漫长！

蒋介石参加完府邸餐叙，回到自己空旷的客室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就再也没有起来。他蹙着眉头，微眯着双眼，上身向后倾斜，紧紧靠在沙发背上，不时发出一两声怅然的喟叹。

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发表之

后，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也就是蒋介石“御驾”往访李宗仁的前一天——1月3日，司徒雷登给美国政府写了一份报告，称“该文告为一过于冠冕堂皇之文章，含有一个强大的统治者以仁慈口吻对待其厌烦叛徒之意味。是以忽略若干不愉快之现实：即军事力量几已全部崩溃，最近经济措施之失败，几乎举国一致对和平之祈求，与在蒋氏执政期内此种和平之不可能。另一缺点则更为严重，即在某一意义上，彼已表示让步，但并未给予充分之退让。”又说蒋实际上已“收回方于两周前决定之辞职，与由副总统自由采取被认为系谋国家福利的任何政策。”

这样，中外形成了一致的舆论：蒋介石恋栈不去，中国问题终无解决。蒋介石为缓和压力，遂又派张群和吴忠信找李宗仁。用李宗仁的话说：“还是逼我出来继任总统，好让他‘退休’。我便很露骨地表示，当今局势非十六年（蒋第一次下野）可比，蒋先生下野未必能解决问题。张、吴二人未得结果而去。”怎么办？蒋介石只好请李宗仁到总统府官邸谈话。

15日，天津失守，这标志着所谓“华北会战”失败的开始。到这时，蒋介石真的认为到了考虑“引退”的时候了，遂命令已先期回到溪口的蒋经国，加紧布置警卫网和通讯网，为自己“退居幕后”预作部署。

18日，蒋介石以总统的身份，任命了他和蒋经国议过的文臣武将的职务后，又于1月19日下午4点，约见张群、张治中、吴忠信、孙科、邵力子、吴铁城、陈立夫谈话。蒋开始就说：“我是决定下野了的，现在有两个案子请大家研究：一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和。谈妥了我再下野；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，一切由李德

邻主持。”这些与会者谁也不愿作出头鸟，故半晌没人说话。蒋一个一个地问，唯有吴铁城说了这样一句话：

“这问题是不是应该召集中常会来讨论一下？”

“不必了！”蒋介石猝然火冒三丈，愤然地说道，“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，是被国民党打倒的！我再不愿意进中央党部的大门了！”

与会者一见蒋介石大发脾气的样子，就更无人再说些什么。蒋介石最后说道：

“好了，我决心采用第二案，下野的文告应该怎样说，大家去研究，不过主要意思要包含‘我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，又何忍再为和平的障碍’这一点”。

蒋介石决计下野了！但是，他就像古往今来的中外政治家那样，决不会放弃报复政敌的一切机会。他把下野的日子选在杜鲁门总统就职的第二天，也是艾奇逊接替马歇尔就任国务卿的日子。蒋的用意是清楚的，我的下野不单单是被桂系逼宫造成的，而且也有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一份“功劳”。

1月20日深夜，蒋介石电告保密局局长毛人凤：暗杀李宗仁的行动结束，让沈醉回昆明去。

1月21日上午10时许，蒋介石召集在京党政军高级人员百余人，在其官邸举行紧急会议。与会人员默然无声，空气极为沉重。蒋首先发言，将目前的局面作详细的分析。最后结论说，“军事、政治、财政、外交皆濒于绝境，人民所受痛苦亦已达顶点。我有意息兵言和，无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。在目前情况下，我个人非引退不可，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，与中共进行和谈。我于5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，但愿从旁协助。希望各同志以后同心合力支持德邻兄，挽救党国危

机。”

蒋介石讲话的声音低沉，似有无限悲伤，对某些免死狐悲的与会者有着不小的感染力。“他说话时，众人中已有人黯然流泪；等他说毕，谷正纲、陈庆云、何浩若、洪兰友、张道藩等竟失声痛哭，全场空气万分悲痛。”这时，CC少壮分子，社会部长谷正纲忽忍泪起立大声疾呼说：

“总裁不应退休，应继续领导，和共产党作战到底！”

蒋介石低沉答说：“事实已不可能，我已作此决定了。”旋即取出一纸对李宗仁说：

“我今天就离开南京，你立刻就职视事，这里是一项我替你拟好的文告，你就来签个字罢。”蒋介石起立宣布散会，李宗仁憨厚地问道：

“总统今天什么时候动身，我们到机场送行。”

“我下午还有事要处理，起飞时间未定，你们不必送行！”蒋介石淡然地答道。

“总统！总统！”

蒋介石闻声回身一看，一位美髯飘逸的老者踉跄进来，他忙问：

“于院长，有什么要事相告吗？”

这位于院长就是鼎鼎大名的于右任。他十分诚恳地说道：

“为和谈方便起见，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，下个手令把张学良、杨虎城放出来！？”

蒋介石只把手向后一挥说：“你找德邻办去！”说毕，便加快脚步走了。

蒋介石的行踪一向是保密的。他离开会场之后，便赶赴机场，乘美龄号专机飞向杭州。厚道的李宗仁于下午遵时赶到明故宫机场，自然是空跑一趟。这时，他才真的相信蒋介石是下野了。同时，一种莫名的压力向他袭来，使他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：

“我将怎样收拾这盘残棋呢？……”